

史記

之魂

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

SHIJI ZHI HUI



王嗣敏◎著

震古烁今，不虐美不隐恶，不挟私不苟同，不惜命不爱财，不愧不忤，不屈不挠，不见风使舵，不怨天不尤人，忍辱苦斗，实事求是，质近孔孟，老庄墨翟学，开正史之首，公真做到千秋不朽，克成大德昭日月。

唯心沥血，有继承有总结，有创造有肝胆，有理想有卓见，有智有信，有仁有勇，有以身殉道，有家学有自励，发奋著书，兼收并蓄，文追屈贾，扬班相如赋，酬两代之劳，我愧未睹先哲风范，先大遗著，慰英灵。

华夏出版社

王嗣敏◎著

史记

SHIJI ZHIHOU

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记之魂/王嗣敏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8.6

ISBN 978-7-5080-4776-8

I. 史… II. 王… III. 史记-研究 IV. 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0255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装订

787×1092 1/16 开本 51.25 印张 892 千字 插页 2

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75.00 元

(全二册)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前 言

一部《史记》，宽厚宏博，志意慷慨，洋洋洒洒五十余万言，记述了我们中华民族在神采飞扬的时代个性张扬的英雄，它是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，同时也是研究中国思想、历史和文化入门书。中国人的思想基本形成于先秦时代，比如影响最深的儒家、道家、法家等都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。而要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和文化，必须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和社会。没有对这一时期恢宏雄大的社会变革有入木三分的认识，是很难深刻理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的。而要研究好这一时期的历史和社会，显然是需要先把《史记》研究明白的。

我们常说《史记》是一部通史，时间跨度有两千多年，它包括四个时期：神话传说及夏商西周时代、春秋时代、战国时代和秦汉时代，涵盖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，也就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，对于他来说，既有古代史，也有现代史。

一般来说，在中国典籍中，《尚书》比较侧重于神话传说及夏商西周这段历史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侧重于东周开始到孔子之前的历史，《战国策》一类的侧重于孔子之后战国七雄到秦始皇统一这段历史，而秦汉之际到汉武帝这段时期的历史基本是由《史记》记述的。《尚书》过于简洁，语言也较为晦涩，《左传》虽然留下了大量的成语，文字优美，但是属于断代史，加上国家众多，很难理清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，《战国策》是以国别体纪事的，也是很难理清头绪，《史记》则不然，既以时间为主轴，又采用国别及人物的终始为线索，而且又对先秦的语言进行创造性的革新，更加“白话”一些，语言更加优美，历史事件及人物命运交代得更加清晰，加上他独有的史才、史识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，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著书立说的奋斗意志，使《史记》成为一部奇书，万古流芳。

我们中国是以历史典籍闻名于世的，《史记》树立了中国史书的典范，即以人物传记为记叙方式，分成本纪、列传等形式，兼容天文（北斗七星、二十八宿、金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彗星、日食、月食、牵牛织女等在《史记》中都有记载，中国要是早与西方沟通，发现的哈雷彗星就不会是哈雷了）、历法、地理等科学知识，一直延续了两千年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《史记》中的散文纵横恣肆，气魄宏伟，对后世

影响极深，唐代文学领袖韩愈、柳宗元提倡的“复古运动”，也就是提倡先秦两汉散文的写法，以此压倒流行已久但是内容空洞的骈文。《史记》无疑是两汉散文的杰出代表，古文学家对《史记》推崇备至，烂熟于胸，柳宗元的文章就比较关注社会底层人物，无疑是对《史记》笔法的延续。《汉书》中关于初汉人物的描写，基本是按照《史记》的原文。《三国志》中应用了大量《史记》中的人物和事件，用来借古讽今。比如诸葛亮自比管仲、乐毅，曹操自比周公、齐桓公、晋文公，袁绍也学周公，只不过学的是皮毛，曹操称荀彧是自己的张良，称徐晃有周亚夫之风，为什么这么比？说孙权有“勾践之奇”，说刘备有“高祖之风”，为什么这么说？要想理解其内涵，一定要知道那些人的功绩和特点。

当然，实事求是地说，《史记》中关于春秋、战国时期中的记载不是司马迁独创的，他不是凭空编小说，他必须参考古代历史典籍，里面有些是《左传》的内容，但是在交代人物关系、事件始末和进行文学性再创作方面，司马迁的工作成果是有目共睹的。《史记》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，最为明显的就是《聊斋志异》，不管是对人物的刻画和句式的用法，都是深受司马迁的影响，一般使用短句，三五个字，既短促有力，又做到形象刻画，最后又有一个“异史氏曰”，和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完全相同，阐发一家之言。郭沫若创作的戏剧《棠棣之花》、《虎符》、《屈原》以及当代林兆华的《刺客》都是对脍炙人口的《史记》故事的发挥和改编，要想真正说清《史记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，够出本专著了，在此不作赘述。

但是这样伟大的著作为什么一直属于阳春白雪式的高雅文化？人们只能对这里的人物及故事做支离破碎的理解？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出现像《三国志》的普及版——《三国演义》那样的著作。要是说有，也就是《东周列国志》罢了，但是它真能担当这样的任务吗？恐怕未必。蔡元放和冯梦龙创作这本书无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谁要是否定这一点，谁就是一个狂妄无知的人，能把千年的历史用演义小说的形式写出来，相当不易，这人无疑是大家。有可能这本书没有《三国演义》那样的好运气，能在百八十年中汇集了那么多奇人奇事，让人读后感慨万千、荡气回肠，所以它的流传广度不如《三国演义》。笔者曾经在读完《史记》后，试图读完《东周列国志》，遗憾的是，努力两次都半途而废，按照我的个性，一直是以攻克大部头书籍为荣的，这次真有点甘于失败。当然每个人的欣赏眼光不同，我确实感觉此书内容庞杂，语言的精美度也一般，当然，作者也有没办法的地方，时间跨度确实太大，而且史实材料千头万绪，不交代清楚，让人云里雾里，不知所云，要想交代清楚，只能面面俱到，取舍很难，而且这段历史风云变幻，国家林林总总，兴衰变化，让人目不暇接，人物、官职、古地名好像走马灯一

样,想要梳理清楚,确实不易,不像《三国演义》时间跨度短,事件集中,加上罗贯中的天才性创作,读起来还是容易得多。有一点需要指明的是,《史记》中的故事同样精彩,比起《三国志》丝毫不逊色,只是想要把历史事件、成语典故说得一清二楚不容易,所以在普及性上逊色于三国史罢了。毛主席说:“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,是说学得彻底、用得纯熟不容易。”确实想要把《史记》研究清楚不容易,想要写出它的普及本尤其是难上加难。可以说,笔者想要把《史记》真正普及起来的想法由来已久。

后来,笔者研究《史记》略有点小名气,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比较好的普及本,因为他们都不是想专门研究《史记》的,只是想吸取其精华,为己所用,不用说能不能忍受那种寂寞,要想看懂《史记》原文,还是需要文言文知识、历史文化及典章制度等方面有一定积累的,我没有向他们推荐《东周列国志》,因为我怕他们因为读它,反而对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产生偏见,以为不过如此,因为我们经常犯以偏概全的毛病。我就向他们推荐《白话史记》或者其他关于《史记》的学术著作,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,后来,我也知道了这里面的原因,比如说,他们看这类题材的学术著作——关于《史记》的美学赏析,如果说他们连人物关系、历史事件的演变和人物所处的时代及社会背景都没有基本的了解,就是说没有基础性的了解,又怎能理解其精神实质,又怎能理解那种美呢?没有学会走又怎么能跑呢?所以这样的书只能在业界流行,即使是最为震撼的研究成果,对普通的读者也影响不大,或者接近于零。我曾经向年轻人推荐《红楼梦》,他们的很大困惑就是搞不清人物关系,比如搞不清贾宝玉、贾探春和贾环的关系,就不会理解赵姨娘知道探春给宝玉做鞋为什么会吃醋了,当然他们这种知难而退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,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会一事无成的,一遍搞不懂,多看几遍,自己动手画人物关系表,不就行了吗?但是每个人的志趣秉性不同,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红学家,都要把红楼梦研究得滚瓜烂熟,要是能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四大家族关系表,对于非红学专业的普通读者,就会很好了,这都是从普及的角度考虑的,不是说专业研究,当然即使是对于专业人士,要是能有一个通俗易懂的研究指南,也是一件美事吧。如果说,普通读者对《红楼梦》的人际关系头疼,那么对于《史记》更是望而生畏了吧。

对于怎样写好《史记》普及本,笔者颇费了一番脑筋,俗话说:“画鬼容易,画人难。”因为鬼谁也没有看到,我画一个就说是鬼,你说不是,可是你也找不到参照物,也无法反驳我,但是画人则不然,像不像一目了然,而且这里面还有人的主观因素在里面,甚至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。我没有办法,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,进行了一次再创作,我的书肯定没有最新的学术成果,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

学术素养,如果要是算个“家”的话,那就是“百姓家”,没有显赫的师承渊源,就是天生喜欢,于是就闭门造车起来。只是现在的时代好,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于是我也就有了一点机会。就这样我写了这本书,不是《白话史记》,不是学术著作,不是小说,不是散文,是“四不像”,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只要能够让普通人读懂《史记》,只要能够体现出《史记》的精髓,只要真能起到普及的作用,我就达到目的了。

我对司马迁充满景仰之情,他是我的精神领袖之一,他的《报任安书》我读了不下一百遍,每次读都让我很感动,也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。这种人格上的尊重是一回事,怎样在新时代再现历史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不可能对司马迁亦步亦趋,完全框死在他的价值观体系下,因为我们不是同时代人,甚至说价值观天翻地覆,但是我必须要尊重司马迁的观点,要把他的观点表述清楚。因为人不能逃离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,有些观点我们必须设身处地,站在司马迁的基点上考虑问题,同时,我们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基点上,就是说,我们作为两千年之后的人,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多的思考点,我们理应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吸取更多的智慧为现实服务。做到借古讽今、借古喻今、古为今用,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,也是更有意义的。从这个角度说,我其实是在写自己的《史记》。

毛主席说:“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的话,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,起着领导的、决定的作用,其他则是处于次要和服从的矛盾……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……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,不懂得这种方法,结果如堕烟海,找不到中心,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。”(见《矛盾论》)这话让人警醒和沉思。那么按照我的这种创作思路,我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呢?就是我要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呢?我的中心工作就是怎样写出能让普通人看懂的《史记》。我设定的读者群是没有时间研读原著,同时又想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来为自己服务,同时能够增加一定的文学素养,了解一点自己没有搞清的成语典故等的人。这就要求我要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。

由于目的不同,角度不同,研究者不同,也决定了我们对《史记》理解的多样性。笔者研究《史记》的角度和别人的有点不同,我们也应该尊重这种不同,只要我不胡言乱语,流毒社会,如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家之言,我想是会有它的生存空间的。虽然我是想用尽量通俗的语言来写,但是我又不能用通俗小说的标准来讲解《史记》,在情节上大力渲染,要知道《史记》中的对话和谋划才是最精华的部分,我必须要把这部分体现出来,不但没有删节,而且为了把意思说清楚,反而又增加了一些内容,这是拙作的特点之一。我读书,不但要知其然,还要知其所以然,就是愿意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,愿意探寻深层的原因,我本来可以用更加

清新优美的语言来写,也可以多设置点悬念,引人入胜,但是这种写法不能四处套用,《史记》就是因为人物庞杂才难懂,如果再设置各种悬念,怕是更让人如堕烟海,不辨东西,所以我以为对于《史记》来说,最好的是从根谈起,用根根细线把散落的珍珠串起来。我也可以删去大量的对话,或者只用几句话表达出意思即可,而自己纵论《史记》中的人物,没问题,这样好写得更多,但是我又感觉这样就把《史记》的最精华部分给忽略了,所以考虑再三,也尝试了别种写法,最后我还是认可现在的表述方式。

既然我的目的是为了创作普及版的《史记》,形式又想尽量通俗,但是我又不能彻底地通俗化,不能简单地徘徊在情节上,就是说不能用通俗小说的写法来普及《史记》,因为《史记》之所以名垂青史,不仅仅是靠情节离奇就可做到的,其思想性和文学性才是重中之重。这部书承载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,如果不把其精神实质体现出来,那么这部书的真正价值不会体现,这样就侮辱了司马迁,也埋没了这部名著。笔者有个小小的理想,就是能够让《史记》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,可能要想达到三国史那样妇孺皆知,有困难,但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真正理解它,这是笔者的心愿。也可能是笔者杞人忧天,普通百姓不敢说,一般读过书的好像都知道《史记》的伟大之处,但是问他这部书究竟对他有什么意义,好像又回答不上来。知道了并不等于理解了,理解了并不等于会用了,学以致用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。读史可以明智,通过读史而提高了自己认识与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与能力,这是读史的最高境界,当然,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。

我的书也不是探秘,笔者更加关注内容和文本本身,关注其博大精深的内涵,就是说,把《史记》当做最为杰出的语文课本来学习,要比咬文嚼字、探幽揭秘对普通读者更有意义。我也没有只是简单地记述人物的人生轨迹,如果是这样的话,创作起来还是要容易得多,关注本质,关注与现实的联系,关注精神实质,关注对人的鼓舞和启迪,关注战略、人性和人物性格及命运,以及关注观察人考察人做事情的方法,这是笔者创作的重中之重,由此产生笔者的战略战术,怎么体现这些东西呢?由于这些东西在现实中才是最重要的,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,我是在重新创作。

如果大家读过原著的话,就会知道,除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及历史事实和背景之外,这七八十万字,基本都是笔者自己的语言,尽管这样意译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,甚至是会被人所诟病,但是为了服务于我的创作目的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,我在所不惜,因为内容和目的决定形式,我就是要让别人读懂,达不到“信、达、雅”的最高境界也没问题,这种严格的翻译标准不适合拙作的创作目的。在创作中,我融合了《古文观止》、《战国策》的相关内容,又把唐诗宋词等文化点

与《史记》中的典故做了简单的联系,以历史人物为经,以成语典故为纬。这样,在学习别的知识时,就会知道其历史渊源,这是我的目的,只要达到这点就成功了。我要抓的主要矛盾,就是创作让人读懂、能够系统地进行普及的版本,我只能抓住这个主要矛盾,对其他的矛盾,我只能兼顾,兼顾不了只能舍弃。

那我们在读《史记》时,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哪里呢?放在战略、人性、智慧和内涵上。司马迁的创作是不是没有缺点呢?肯定会有。这部书在《汉书》中被评价为“信史”,就是说史实比较可靠。司马迁一直博览群书,又游遍祖国名山大川,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,做到了理论和实践、知和行的统一。笔者读《史记》时知道,他曾经实地考察过自己创作的人物的家乡,考察当地的社会风俗,比如他去过韩信的家乡、孟尝君的封地和魏国的都城大梁,大梁就是现在的开封一带,知道《魏公子列传》中所说的“夷门”就是指大梁的东门,这件事虽小,但正是对这种细节的精益求精,才成就了这部伟大的名著。他又考察了大禹治水时的足迹等等,都说明了他具有重视科学考察的精神。在被处以宫刑之后,因为其学识渊博,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,本来这个职位一直是由宦官担任的,这段时期是司马迁最感耻辱的时候,可是为了自己的理想,只好忍辱奋斗,这时的便利条件是他可以查看国家档案馆里的资料,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,为他成为大博学家创造了条件,也是他能开千古文章之滥觞的重要原因。还有就是其家学渊源,其父司马谈也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,而且让他十岁时就开始钻研古书,父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,《史记》汇聚了两代人几十年的心血,曹雪芹说自己创作《红楼梦》是“字字看来皆是血,十年辛苦不寻常”,他们俩应该是知音。

遭受宫刑,又给了他独特的气质,使整部《史记》蒙上了一种感伤,司马迁笔下的人物许多都是悲剧人物,而悲剧是最容易感染人的,这种独特的创作情感,使人备受感染,但是奇怪的是,即使这样,也没有改变他的辩证的思考方式,他还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,这是其伟大之处。可是有些吹毛求疵之辈,说司马迁因为好奇,夸张了故事情节和心理描写,确实,司马迁不应该知道很多人的所思所想,比如项羽所作的《霸王别姬》就值得怀疑,在那么紧张的军事斗争环境中怎么还有这种闲情雅致。但是我们不要在这方面死心眼,我们要看这种描写是否符合人物身份和人物性格,就是说这样的描写不符合这人的行事原则,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精神面貌,也就是说不符合人性,只要能够符合人物特征,我们就不要咬文嚼字,你可以怀疑司马迁对人物心理的描写,但是你也拿不出证据证明那人当时就不是那样想的,纠缠在这些问题上毫无意义。《红楼梦》上的事也不会都是真的,可是有人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横断面,是时代人物的缩

影，因为那时的人就应该这样想，至于具体内容可以有争议，但是思维方式是符合的。历史是人心路历程的记录，只有这些活生生的人，才可以给我们的心灵以震撼，也让我们思索。《史记》是“战略学”和“人性学”的光辉典范。不能因噎废食，不能以偏概全，不能吹毛求疵，看《史记》要抓大义。

我再略微交代一下我对《史记》的取舍和重新编排。如果大家想研究一下司马迁的思想，最好是读一下《太史公自序》和《报任安书》，这两篇文章记述了司马迁的创作思路和发愤著书的原因，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两篇文章。他创作了八书、十表、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开“二十五史”之典范。八书是对上古到汉初的天文、历法、地理、经济及典章制度的总结性著作，也就是司马迁的学术论文，因为这是中国科技史的内容，超出我能力的范围，同时也不是我研究的重点，因此割舍。十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，把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帝王和诸侯的世系传承进行了整理，也对这两千年的历史大事进行了梳理，笔者对十表另有安排。笔者的重点还是放在本纪、世家和列传上，因为这是写人的，是笔者最感兴趣的，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，但是笔者根据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进行了整理、取舍，进行了重新编排，就是说这样更直观更好懂。

那我是怎么思考的呢？十二本纪是为帝王或掌握当时国运的人物作传，包括《五帝本纪第一》、《夏本纪第二》、《殷本纪第三》、《周本纪第四》、《秦本纪第五》、《秦始皇本纪第六》、《项羽本纪第七》、《高祖本纪第八》、《吕后本纪第九》、《孝文本纪第十》、《孝景本纪第十一》、《孝武本纪第十二》，十二本纪排在《史记》的最前面，也是算作从黄帝到汉武帝的简史，但是问题是，现在的读者特别是对历史不太熟悉的可能看起来就比较费劲，因为还有许多的故事发生在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中，先看本纪有的未必能看懂，等看后面的时候，可能又忘了前面的，如果不知道前因后果，就很难理解人物。一般来说读第一遍只能得到笼统的印象，要想把一切梳理明白，可能确实要读个几遍，可是五十多万字的文言文，除了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，又有几个能耐住寂寞通读几遍呢？特别是对于年轻人，但是懂点《史记》对年轻人还是有点用的，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，里面出了大量的历史典故和成语妙语。《史记》相对来说还是简单的，司马迁把中国语言进行了创新，它比前代典籍更加白话，只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它还是晦涩难懂，对两者之间的比较大家可以参看由北京出版社推出的“大家小书”系列、《中国文学史》创作者之一季镇淮先生的《司马迁》，里面进行了比较（唐朝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把中国历史学分为六家：一为《尚书》家，二为《春秋》家，三为《左传》家，四为《国语》家，五为《史记》家，六为《汉书》家。季先生认为这是降低了《史记》的地位，《史记》的地位是出类拔萃的，大家可以参看他的著作）。也可能是笔者交往

范围狭小，痴长几十年，只遇到一个叫徐圣贤的朝鲜族朋友钻研《资治通鉴》，颇有心得。这样好的著作不能真正普及，深为遗憾。

司马迁的重点也是放在孔子之后，笔者也认为很对，因为五帝、夏商西周的历史较远，而且里面描写人物性格的东西不多，有对统治者治国得失的讽谏，而我的创作目标是放在普通读者身上，统治者也不会看我写的这种书，我只用一章《源远流长》把本纪中的前四个部分做了简要的介绍。在《大秦风云》中，我把《史记》原文中的《秦本纪第五》、《秦始皇本纪第六》、《商鞅列传第八》、《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》、《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》写在了一起，秦国的君主，主要是秦襄公、秦穆公、秦孝公、秦昭王、秦庄襄王、秦始皇、秦二世。秦襄公时是秦国正式成为诸侯的开始；秦穆公时代的大臣主要是百里奚和蹇叔，这两个人基本上奠定了秦人发展的基础；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是秦国能够强大起来的重要因素，所以应该把商鞅加入到这里，否则很难理解秦人的成功；秦昭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，他在位五十多年，在这时秦国的疆域空前广大，他任用白起为将，白起是领导“长平之战”的主帅，秦人的这次胜利基本上就预示着他们要完成统一大业了，这是影响国运的战役，所以把白起写在这里，通过白起的事迹转带秦昭王。这次大战是当时国际上的大事，之前有范雎的“反间计”，中间有赵括的“纸上谈兵”，之后有邯郸之围，这才发生“毛遂自荐”和“信陵君窃符救赵”，这些都是连锁反应。秦庄襄王是秦始皇的父亲，他本来没有机会即位，是吕不韦散尽家财帮他运作成功的，而且秦始皇登基时只有十三岁，丞相吕不韦是事实上的秦王，据说吕不韦才是秦始皇的真正父亲，所以为了情节紧张丰满，把吕不韦写入这里。秦始皇兼并六国的行动通过名将王翦的事迹来表现，其他的基本是《秦始皇本纪》的内容。秦二世里面加入“指鹿为马”的那个赵高，是他为秦王朝的灭亡煽风点火的，所以加入到里面。秦惠王时代丞相张仪、秦昭王时代丞相范雎及蔡泽、秦始皇时代丞相李斯都单独有传，没有加入到这里。我把《大秦风云》的构思详细讲来，就是说本书其他章节的安排也出于同样考虑。

因为齐桓公是“春秋五霸”之首，其事迹在当时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其后的人常拿他说事，所以我把“姜齐豪士”放在本书的第二，又因为想要区别于战国时代的“田氏齐国”，所以用“姜齐”表示，表明这是姜子牙创建的那个春秋时代的齐国。又因为管仲和晏子是春秋时代姜氏齐国的贤相，所以把《史记·管晏列传第二》放入此篇。因为吴国的始祖吴太伯和周王朝关系密切，安排在第三的位置，还能和《源远流长》的人物关系联系起来，而且吴、越两国的历史主要集中在春秋末期，这段历史在当时就给人很多教益，所以先写出来，大家在看后面的文章提到这里的人物和事件时会理解得更深刻些。笔者把《吴太伯世家第一》与《越王

勾践世家第十一》合并，把《伍子胥列传》放在第四的位置，因为他在吴越争霸中作用很大，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命运，因此单列。本来《史记》原文中的顺序是本纪、世家和列传，为了直观，笔者把列传中的伍子胥提上来，在《孔子弟子列传第七》中孔子的弟子子贡也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因为在吴、越间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，放在这个环境中最好，笔者不想写孔子弟子列传，若要写，又要重复吴、越这段历史，不重复就让人难懂。笔者在拙作中对许多人物都是这样处理的，同样把《刺客列传第二十六》中专诸的事迹也放在了《吴越争霸》中。

因为秦朝的历史相当悠久，通过《大秦风云》，可以对春秋、战国和秦始皇统一这段历史有个整体的认识，又因为秦穆公与春秋时代的晋国关系密切，把它放在第五的位置上，把随后的《大晋悲歌》放在第六的位置上，就比较好叙述。又因为“战国七雄”中的韩、赵、魏是“三家分晋”的结果，所以《大赵雄姿》（第七）和《大魏英魂》（第八）随其后好叙述，而《史记·韩世家第十五》因为比较简略，没有太多的思考空间，笔者就略去，而是分散在其他文章中。又因为这三家中赵国与晋国的政治关系最密切，所以《大赵雄姿》放在《大晋悲歌》的后面，重复的情节可以详略得当，互相参考，既密切了联系，又不显累赘，这也是司马迁创造的“互见法”，笔者只是重新使用这个方法罢了。笔者在本书的很多地方都使用了这种方法，请大家注意。又因为《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》中的人物是战国时代赵国的杰出人物，影响国运，而且与“长平之战”关系密切，就并入《大赵雄姿》，也可以与《大秦风云》相照应。在《战国策》中有《赵威后问齐使》，《史记》上没有记载，但这是一篇好文章，而且收录在《古文观止》中，我这样写是为了大家研究《古文观止》时也方便些，我在创作中，把能想到的关于《史记》与后来文学作品的联结点做了必要的介绍，一方面提醒大家注意《史记》的博大精深以及与中国文化的联系，另一方面对大家的其他研究略有帮助也说不定。拙作中有很多这种情况。

《田齐俊杰》就是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》的翻版，里面加上了《司马穰苴列传第四》，把它放在第九的位置是因为和随后排在第十位置的《针锋相对》密切相关。《针锋相对》中包括《史记》中的《燕召公世家第四》、《乐毅列传第二十》和《田单列传第二十二》，“燕世家”比较简略，最主要的是在战国时代发生的“子之之乱”、“燕昭王励精图治”和后期的燕太子丹请求荆轲刺秦王事件，而燕昭王就是在“子之之乱”后上台的，乐毅就是被燕昭王重用的，而田氏齐国的齐湣王就是在“子之之乱”中攻击燕国的，田单是在抵御乐毅的燕国军队中崛起的名将，这样前后因果的关系就比较明了，通过燕国内乱就把子之、燕昭王、乐毅、田单、齐湣王联系起来。如果按照《史记》原文来安排，就会有许多的重复，如果不介绍清楚，普通读者理解起来就会相对困难。《大楚古风》实际是对“春秋五霸”的总结，

偏重春秋中期的楚庄王。《史记·楚世家第十》中的主要内容，偏重在春秋末期的楚平王、楚昭王时代，这里面有与伍子胥和吴国的恩怨，在《吴越争霸》和《伍子胥传》中有详叙，还偏重在战国中后期的楚怀王时代，其事与张仪密切联系，因此放在《辩士纵横》中叙述。楚国末期的事放在《春申君传》中介绍，因此把它放在第十一。这些文章的篇幅占了拙作的一半左右。

在《史记》中，“世家”有三十篇，前十六篇是春秋、战国时代的诸侯，第十七是孔子，第十八是陈胜，后十二篇是汉初人物。如果我们按照《史记》原文的顺序讲述，就会在读完“世家”后，转入“列传”，而列传的七十篇中，前二十八个人物又是春秋战国时的人物，左右了诸侯国的政治，我们读起来有可能忘掉了前面提到的历史背景。这对于古代的私塾教育中的读书人可能没问题，可是对于成长在两千年后的白话文环境中的我们，又是一个挑战，要是不谈前面的，后面的看不懂，而且不知道前面的历史背景，读起列传来，就未必理解这人为何这样行事，因此笔者做了大量的调整。

排在十二的《辩士纵横》是《史记》中《苏秦列传第九》和《张仪列传第十》的合传，因为我们在前十一篇文章中交代了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恢宏的历史背景，又因为两人是纵横家的代表，通过两人再把战国初期国际的争斗串联起来，形成历史横断面，这样大家又会有个综合性的了解。《兵家奇谋》是对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的改编，笔者重点对《孙子兵法》进行了一点解析，这是通过兵家让我们了解春秋战国时代斗争的残酷和频繁。《诸子百家》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的简单总结，因为这些思想家都有专著，笔者只是略有研究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不敢班门弄斧以致误人子弟，只是简单说些一家之言罢了，大家还是看看相关的专著。相对来说对韩非子的介绍基本与《史记》原文差不多。这三篇文章算是总结性的。

同样，因为有了前面详尽的介绍，《孟尝君传》、《平原君传》、《信陵君传》、《春申君传》、《刺客列传》就比较好理解了，只要在讲述时略微说明，大家就会融会贯通。《远交近攻》和《李斯列传》是《史记》中《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》、《李斯列传第二十七》的改编，我本来是想把这两篇放在《大秦风云》的后面，因为都是秦国的人物，这样比较完整，但是后来考虑把这两个人物放在这里比较合适，因为马上要接入楚汉战争，通过他们两人把秦朝的历史再接起来，这样就会前后连贯，特别是“李斯传”，更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，他的人生轨迹的抛物线贯穿秦始皇和秦二世，这样就为叙述下文提供了方便。

同样，笔者把《陈胜世家》也放在了一个衔接的位置上，因为是他首举义旗，然后才引起了项羽、刘邦的更大规模的反抗，在《史记》原文中，《项羽本纪》和《高

祖本纪》是排在《陈胜世家》前面的，但是我把顺序颠倒一下，这样更明白，我不是说司马迁写得不明白，他是按照自创的体例和规矩创作的，无以规矩，不成方圆，只是我们现代人不容易明了罢了。本来按照正常情况，“刘邦传”之后是《吕后本纪》，但是我们不把楚汉战争介绍明白，就未必会理解吕后的许多行为，所以我让“初汉三杰”——韩信、张良、萧何紧随其后，这样就知道刘邦的成功和项羽的失败原因何在了。本来《史记》中的《留侯世家第二十五》和《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》是排在韩信前面的，讲完“世家”才是“列传”，而且“韩信传”是《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》，两者之间隔得还远，这样读起来就费劲，而且笔者在项羽传、刘邦传和韩信传中做了一点哲学的思考，也算是拙作的点睛之笔，这种思考也是对笔者观点的总结。这三篇文章用了十多万字，其篇幅占到拙作的八分之一左右，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。“张陈列传”（张耳、陈余）也算是一篇总结性文章，本来在原著中是排在列传第二十九的，笔者放在这里，是为了把刘邦和项羽集团之外的割据势力做个了结。看完《英布列传》和《彭越列传》也能让我们体味楚汉战争的艰苦，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和韩信相同，是西汉建国初的异姓诸侯王，通过这三个人，可见汉初政治斗争的残酷。《酈食其传》中的酈食其是为刘邦搞外交的，有领袖、有元帅、有参谋、有丞相、有同盟者，这样我们就能对楚汉战争有个全面的了解了。

《吕后本纪》本来是排在《刘邦本纪》的后面，我把它安排在楚汉战争之后，因为吕后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在刘邦死后，所以我把她安排在这里。《孝文本纪》、《孝景本纪》和《孝武本纪》就是汉文帝、汉景帝和汉武帝的传记，笔者又把《外戚世家第十九》融合进去，这样就成了拙作中的《文治武功》。这样一直到汉武帝时代，也就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，西汉皇家的家系情况就比较清晰了，为叙述后来的人物打下基础。虽然陈平和周勃在刘邦时代就发迹了，可是他们最大的功劳是安定刘氏王朝，其事迹主要发生在吕后和汉文帝时代，所以笔者把它们安排其后，就更清晰些。袁盎传、晁错传和刘濞传主要是围绕汉景帝时期的“七国之乱”展开的，这样在时间的顺延上也形成了层次感。剩下的人物就是起到绿叶的作用，可以从另外一些侧面展现汉初的政治斗争，但已经不是决定性的人物了。

比较特殊的是《李广列传》，笔者把它放在最后，是因为李广的孙子李陵的命运和司马迁的命运紧紧相连，所以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把《史记》中《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》全部、《匈奴列传第五十》、《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》、《大宛列传第六十三》、汉初异姓诸侯王以及“李陵传”的少部分，融合起来，加上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，把司马迁的思想情感和创作目的加入，这样也能了解他的个人命运。其他的人物传记零散分布在各个传记中，我一般选择最能体现人物命运的事件。如果单独列出，笔者以为又要和其他的内容重叠，还有个别传记舍弃不用了，因

作为《史记》的入门书，写这些基本够了。如果大家不满足，请看原著。

笔者认为对《史记》来说，能够达到像三国史那样普及才是当务之急，争取让普通人也能在其中汲取必要的精神营养，不要单单成为精英文化。其实这段历史和三国史一样精彩，只是没有一个好的普及本。笔者就做了这种尝试，而且我把这个问题当做主要矛盾和中心问题来抓，其他的方面照顾不到只好舍弃。我的关注点就是要写出一本能够让人认识《史记》真正价值的普及本，所以这才有了“齐襄王就是让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上岗的那个人”、“楚怀王就是让屈原受气的那个人”和“秦昭王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”等等的话。用一个成语或者更加耳熟能详的人物来理解生僻人物，这么说对于研究历史的是笑话，但是对于普通读者，这可能是加深他们记忆的好办法，这也算笔者的一点语言特色。有些时候，笔者为了让人理解《史记》中的人物，也用了点现代语言，用了《史记》之后的人物和事件来进行比较分析，有的难免牵强附会，或者书生意气，但是笔者力图做到谨慎，不当之处是能力不及，请大家海涵。

基本上“好为人师”这个毛病，人人都有，笔者也是人，也难免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，在评论历史人物时，我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见，有的观点可能不合适，但是大家只要记住这是“一家之言”，是平民布衣显现一下思古之幽情，以及对现实的一点讽喻而已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笔者并非完全是“无病呻吟”，对与不对不是我能说了算的，大家去评判吧，笔者只是提供一点思路：从个人命运及身边现实出发，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，会发现许多被我们忽略的细节，往往这些细节会给我们更深的教益。

毛主席说，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，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，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——诚实和谦逊的态度。（见《实践论》）确实，笔者如此表述历史是不是违背了这种态度，是不是唐突了司马迁，心中惴惴不安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思索出更好的方式，抛开笔者创作的个人目的，还是有普及《史记》的心愿的，让在两千年前遭受奇耻大辱的司马迁，能在两千年后真正扬眉吐气，让更多的后学能够受益于他的不朽著作，他也应该含笑九泉了。孔子说过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中有一句话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”还有一句话：“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。”就是说人要不耻下问，哪怕这个人是个一无是处的愚者和狂夫，只要他还有对的地方，我们就要学习，不能因为其缺点，掩盖了其优点，这是两个方面，不能混为一谈。韩愈说：“是故，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。”又说：“师不必贤于弟子，弟子不必不如师。”还说：“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”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角度，不要只重虚名，不重实际，不要以

偏概全，不要因为别人的小过失就抹煞了其优点。大家若是认为笔者有有理的地方，不妨思考借鉴一下，就是有错误和偏颇的地方，大家也尽可批判，这种批判本身就是一次精神的磨砺，对您是有好处的。如果没有分析、判断的思维，就是把刻录着整个图书馆的芯片植入大脑，也毫无用处，因为现实社会是复杂多变的，这些不能使用的死知识是不会给现实提供方法的。

有件事我必须做一下澄清，就是在我此时推出此书，有人又会说这是跟风之作，是跟“百家讲坛”之风，虽然我这样提出来有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嫌疑，但我还是要讲明白。必须承认现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，“百家讲坛”厥功甚伟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利国利民的好事，我要是也乘了这股东风，我深表感谢，但是在我决定创作，并且进行构思和书写手稿时，我只是隐隐约约听到一点“百家讲坛”的事，根本没有什么深刻印象。“百家讲坛”推出《史记》主讲人王力群先生也是2007年1月份的事，如果说谁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写出七八十万字，那我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尽管我年轻，但还是研究了近十年的《史记》，创作此书也用了七八千个高效小时。笔者才疏学浅，至于我的书是不是剪刀加糨糊的胡编滥造，是不是对其他人的剽窃，在创意上是不是嚼人家吃剩的甘蔗渣儿，大谈些陈词滥调，大家看完《史记》原著，并且把王力群先生的书，以及书市上各种各样的关于《史记》的图书进行一次比较，甚至把所有关于解读历史、普及经典的书拿来进行比较分析，应该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。

笔者真心希望拙作不会唐突古圣先贤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。笔者尤其对司马迁钦佩之至，是他让我领悟胯下之辱、卧薪尝胆、破釜沉舟的伟大精神，让我理解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的意义。我们应该继承并且发扬这种精神财富，只有思想才能真正改变人生和民族。对于个人来说，这种财富善莫大焉，多多益善，对于民族来说，弘扬民族文化，匹夫有责。思想的僵化造成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史，莫让悲剧重演，因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民族的强大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。我们不要侮辱民族经典，不要“言必称希腊”，先不管这种“希腊”适不适合东方文化，可能您学的“希腊”只是皮毛，会蹦出几个英文单词根本不叫国际化。我这么说不是要大家夜郎自大，我只是说要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情况下，兼收并蓄，首先我们要研究好自己的“国学”，“国学”就是外国人研究不懂的中国特色的学问。我也不是说我们要在祖先的辉煌上睡大觉，我们不但要提我们民族曾经“过五关斩六将”，我们还要提“败走麦城”，看屈辱史是为了“知耻而后勇”，看祖先的辉煌是为了树立正确的自信。束之高阁的理论是没用的，被教条主义束缚的理论是可怕的，不是我们的文化和理论错了，而是我们没有做好，毛主席说对于中国文化，我们还是小学生。善哉斯言！民族

的兴亡至少以百年为单位,我们中华民族叱咤风云几千年,后来因为自私自狂导致故步自封,因为故步自封导致积贫积弱,因为积贫积弱导致饱受欺凌,可以庆幸的是,因为民族文化有雄厚的积淀,历经百十多年的艰苦奋斗,终于又迎来了这个伟大的复兴时代。大家记住我这句话:我们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一定还会再次击败任何“暴发户”,并且我们中国文化能够打好“持久战”。

因为笔者能力所限,错误之处在所难免,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,对您帮助我进步的举动,我只会感激。在一个讲究头衔、注重门阀的时代里,我非常佩服华夏出版社的勇气,不因小子我的鄙陋和无知,给我一次宝贵的机会,如果说在“世无英雄”的情况下,在一点点自信力支撑下,我也是千里马的话,华夏出版社及本书的编辑陈振宇先生无疑就是伯乐,只要有伯乐,千里马随处随时可见。在此,我向任何一个伯乐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在这里,我要感谢我的家人,尤其是我姐夫、姐姐、二嫂,他们让我懂得了爱的含义、勇气和责任,正是这种信任与支持,才让我走过“精神上的万里长征”。我的“管鲍之交”们,让我体味友情的伟大,贫贱之交的可贵,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奇妙意境,尤其是李永哲、李大明、田立军先生对此书的出版贡献良多。甚至是打击我、侮辱我、诽谤我、折磨我、误解我的人,我也一并感谢他们,是他们让我知道忍辱负重的内涵和怨天尤人的悲哀。谢谢那个曾经无知无识、意志薄弱、优柔寡断的自己和与我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、不离不弃、忠贞不贰的“情人”——痛苦,让我体味到精神炼狱的不寒而栗,为了浴血重生,为了摆脱她的痴情,所以我取《史记》的精神内涵之一,并且坚决付诸实践:奋斗。如果说非要我定一个期限的话,那就是:生命不止,奋斗不息!

言不及义。敬请大家指正。

王嗣敏

2007年6月